《顾炎武》入围金鸡奖最佳戏曲片

导演袁俊平:戏曲电影的本质还是电影



19日,第39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提名名单公布,来自江苏的昆剧电影《顾炎武》入围“最佳戏曲片”,与其他四部戏曲电影同台角逐。

“70后”导演袁俊平在接受扬子晚报/紫牛新闻专访时表示,昆剧电影《顾炎武》将昆曲与顾炎武两张文化名片融于一体,以当代电影语言重新讲述先贤故事。金鸡奖是我国电影领域最高专业奖项,入围提名是对影片艺术品质的肯定,更是传统文化在创造性转化道路上一次扎实的迈进,期待11月能有“大结果”。

扬子晚报/紫牛新闻记者 孔小平



一次“拍什么”的确认

顾炎武是从昆山走出的一代鸿儒,明末清初杰出的思想家、经学家、史地学家,其“天下兴亡,匹夫有责”的担当、“经世致用”的求实风骨,深刻影响了后世。

昆剧电影《顾炎武》改编自同名经典昆剧舞台作品,由罗周编剧、袁俊平执导,昆山籍昆曲表演艺术家、梅花奖得主柯军领衔饰演顾炎武,李鸿良、龚隐雷、张争耀、曹志威等昆曲名家与新秀共同出演,讲述了顾炎武还乡途中回忆平生的故事:“誓不仕清”;身陷文字狱却因书未成不敢轻生;将弟子送进清朝“博学鸿儒科”考场;生命将终时向少年康熙解读“何谓亡国,何谓亡天下”。

据悉,舞台版自2018年首演以来,曾获江苏省“五个一工程”奖、江苏省文华奖优秀剧目奖等多项荣誉。

“顾炎武是柯军老师整个艺术生涯中非常重要的角色——他本人是昆山人,顾炎武也是昆山的一张名片。”袁俊平分享表示,昆曲多为才子佳人题材,讲家国情怀、文人风骨的较为稀缺,柯军因此萌生了通过电影再次呈现顾炎武的心愿,“我曾为江苏省演艺集团歌舞剧院拍摄音乐剧电影《天梦》,柯军老师看过后认为,找一个非戏曲本行的导演,或许能跳出原有框架,更多地运用电影思维和镜头语言来呈现顾炎武。在交谈中也发现我们两人理念接近,所以一拍即合。”

袁俊平坦言,自己是话剧导演,也是电视剧导演,对戏曲电影原本完全陌生。那段时间他看了不少戏曲电影和舞台改编电影,坚定了一个想法:“要拍成戏曲电影,就一定不能变成舞台录像,不能是舞台艺术片或多机位录像,那完全没有意义。我们要用更新颖、更电影化的方式来做,戏曲电影的本质还是电影。”

艺术表达创新探索

影片《顾炎武》以原创舞台昆剧为基础,结合虚拟拍摄技术,将昆曲表演与昆山地域风貌、历史场景巧妙结合,生动展现了顾炎武的家国情怀与气节担当,呈现出传统戏曲与影视艺术跨界融合的独特魅力。

在艺术表达上,主创团队做了一次颇具胆识的跨界尝试,引入了虚拟拍摄。袁俊平解释,虚拟拍摄通过LED屏幕显示虚拟背景,结合摄像机追踪系统实现虚实画面的无缝融合,达到“所见即所得”的效果。为此电影团队特地与南京艺术学院从事虚拟拍摄研究的团队合作,学院两位老师也参与到了影片的前期制作中。

此外,影片的景别设计同样讲究。“戏曲舞台是高度凝练和写意的,但拍成电影就不能那么虚,不能空空荡荡,但又不能太实,那就会变成现在的古装电视剧。”袁俊平说,要找一个虚实结合的中间审美状态。他透露,片中有不少江苏人熟悉的地名地标,包括南京的明孝陵,明孝陵部分就以虚拟大屏为主,现场搭配城门、洞门等实景为辅,形成虚拟拍摄与现场搭景相结合的方式。

在表演上,柯军也将数十年舞台积淀注入镜头前的表演,把一个从壮年志士到垂暮学者的顾炎武,浓缩于光影之间。袁俊平感慨:“好的演员不仅是在舞台上,面对镜头也表现出同样的人物真实情感。作为舞台剧演员,他们虽然对电影形式有些陌生,但适应之后都能表现出适配电影化的情感,这一点我很佩服。”

今年4月,影片《顾炎武》在中国国家图书馆艺术中心音乐厅首映,以“电影首映+新书首发”的形式,通过昆曲、影视、图书三位一体呈现先贤风骨。此后影片还在昆山、北京等地参加了电影节和展映。

五部影片同场竞技

记者了解到,本届金鸡奖“最佳戏曲片”共有五部影片入围,类型各有侧重,除了昆剧电影《顾炎武》,粤剧电影《刁蛮公主戇驸马》改编自马师曾、红线女的经典名剧,由“二度梅”得主欧凯明与红派传人郭凤女联袂主演;越调电影《六出祁山》由越调名家申小梅领衔,改编自其获梅花奖的舞台剧目《尽瘁祁山》;楚剧电影《向警予》以革命家向警予的多重身份展开叙事;秦腔电影《火焰驹》则在戏曲电影的技术探索上做了尝试。

对于此次入围,袁俊平坦言,一是《顾炎武》中“天下兴亡,匹夫有责”的思想和天下观对当今社会有借鉴意义;二是制作上在有限资金下引入新技术,跟上了现代戏曲电影发展的潮流;三是江苏省演艺集团与昆山当代昆剧院联合出品的演员班底,汇聚了一批在当代昆曲舞台上有影响力的优秀演员。

谈及电影载体对传统戏曲的传承发展作用,袁俊平保持坦诚:“戏曲电影在电影门类中是非常小的类型。”他认为,电影这个载体首先起到保护作用,用光影形式从另一个角度记录和体现昆曲。其次也是换一个角度阐释顾炎武的思想、表现顾炎武。另外,电影的传播力相对戏剧更大,如果有更多青年观众走进影院看到影片,“那更是求之不得”。

从舞台到银幕,从记录到传播,昆剧电影《顾炎武》的这次入围,既是对一部作品艺术品质的肯定,也让人看到传统戏曲在当代光影中继续生长的可能。

首部全AI电影将映,真正的考题不是“全AI”

文化湃

AI长剧《后西游记》登陆卫视引发热议后,10月23日,国内首部拿到“龙标”、登陆院线的全AI电影《三星堆:未来往事》将上映,“全流程AI制作”是它的重要标签。就在10月中旬,张艺谋接受央媒采访时透露,电影《三体》已组建AI小组,将用新科技啃这块硬骨头。诸多信号显示,AI不再只是辅助工具,它正大步走向创作前台。

《三星堆:未来往事》是科幻类型片,剧情本身也在回应AI焦虑。故事设定是,三千年后,超级AI席卷世界,人类将一切交给算法,却陷入全球危机。一位考古学者发现,破解危机的关键密钥竟是青铜器中的七个三星堆刻符。一场围绕远古密码的冒险由此展开。用AI拍一部思考AI的电影,形式与内容也构成了一层微妙的反讽。

那么,“全AI”标签到底意味着什么?是否是大家印象中的“一键成片”?答案是否定的。从公开信息看,该片历经两年打磨,生成超过120万张底图、上百次全片迭代。制作模式是“人主导,AI做执行”——团队参照实拍剧组设置了编剧、导演、制片、美术、摄影、灯光、声音、剪辑等17个专业分工,AI参与创意讨论、资料整理、方案比较和素材生成,但为什么拍、人物为什么这样选择,仍由主创来决定。这些说明,真正决定这部电影能不能看的,仍是一个不变的问题:故事好不好,人物立不立得住。主创的总结是,“任务可以交给AI,但判断和责任不能一起外包,而且要对AI保持警惕”。

对AI,不必浪漫化,也不必妖魔化。选择AI制作,还有实打实的现实考量。据了解,《三星堆:未来往事》片中有古蜀王都、大型祭祀场景,以及跨越三千年的时空跳跃,如果真人实拍,需要投入大量成本。而AI能降低执行门槛,把过去需要搭景拍摄才能验证的想法快速落地,在生产力层面上有很实在的表现。

不过,降低电影的制作门槛,不等于降低对电影的要求。去年韩国一部AI商业电影票房不及预期、续集取消,观众批评的不是“用了AI”,而是挥之不去的“廉价AI感”和叙事空洞。影片过度专注于展示技术,反而让故事退到了后面。反观今年暑期档电影《功夫女足》,超1200组特效镜头用AI完成,AI的使用并非追求写实电影感,而是服务于周氏无厘头的喜剧逻辑,技术被放在了它该在的位置。近期,一直勇于尝试新技术的张艺谋导演也谈到,已组建AI团队参与电影《三体》的创作,但他同时指出,故事内核、人文底色依然是电影不可替代的根本。技术可以吆喝,最终拿什么交卷,还得看电影本身。

其实AI电影上院线,最大的难关在于观众是否愿意掏钱买票。在AI短剧唾手可得的背景下,这种怀疑并非没有依据。截至目前,《三星堆:未来往事》预售票房并不理想,虽然预售受宣发节奏和排片空间影响,不能等同于最终品质,但这至少说明,“全AI”这个标签让人观望。此前该片主创在被问及票房预期时也表示,“总得有人先推门”,续集计划已提上日程。

《三星堆:未来往事》上映的意义,不在于AI能否跑通一套可复制的新流程,更在于它能否试探出观众对AI参与电影创作的接受边界——当观众知道一部电影全流程AI制作后,是天然降低对“人味”的期待,还是反过来更苛刻地审视画面与叙事。这个心理层面的考题,可能比技术流程更难答。

扬子晚报/紫牛新闻记者 孔小平